



书香延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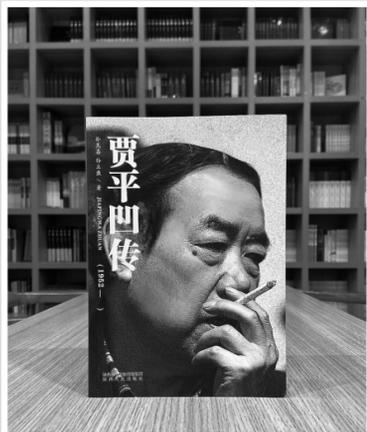
本栏目由延安书局协办

书作
推荐

《贾平凹传》

蔡亮

沧海横流显本色 情系高原敢弄潮



内容简介

本书是国内第一本完整的贾平凹传记，作者孙见喜作为贾平凹忠实而长久的密友，始终零距离注视、现场记录贾平凹文事活动及其鲜为人知的逸闻趣事，以独特的视觉与窥镜式扫描，成就了这部别开生面的文学传记读本。书中对贾平凹60多年的人生经历了生动叙述，如贾平凹的农家子弟生活和求学时代的风貌、贾平凹的爱情故事和交友逸事、贾平凹的收藏癖好和饮食习惯、贾平凹的个人性格和奇才异思等等，都娓娓道来，真实而生动。

作者介绍

孙见喜，陕西商洛市人，原太白文艺出版社编审，现西北大学现代学院国学院院长、西安工业大学及咸阳师范学院特聘教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陕西省评论家协会理事。出版有各类著作十几部，代表作品有长篇纪实文学《贾平凹之谜》，长篇小说《山匪》，小说集《望月婆罗门》，散文集《小河涨水》《浔阳夜月》《孙见喜散文精选》，评论集《〈浮躁〉评点本》《孙见喜评论集》，三卷本传记《贾平凹前传》等。《山匪》荣获2009年陕西省首届“柳青文学奖”。

孙立盎，1973年出生，商洛市人，西北大学文学硕士。陕西学前师范学院中文系副教授。主要从事“比较文学”“西方文化史”等课程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已发表相关学术论文20余篇，出版专著及教材4部，主持省厅级以上科研项目5项。



● 孙见喜

在陕北这块神奇的黄土高原上，历来不乏英雄和名人，我今天介绍的这位名人王彦春，说他是我市文化界、文学领域的名人一点也不为过。他在文化、文学方面取得的成就，不仅得到了延安文学界同仁的认可称赞，并得到了陕西乃至全国一些文学大家的推崇与好评，并在2004年、2006年入选《三秦名人》和《陕西文化名人辞典》之列。我省著名作家高鸿先生就给予他很高的评价，称其是“一介草莽书生，搅动天地乾坤”的文坛才子；我市知名作家裴积荣先生，称其是位“光华健美的陕北汉子”，足见他的名气之大非同一般。

我与彦春相识，已有近二十年的时间。我们原来并不认识，只是之前我在《延安日报》和某刊物上偶然见到他的文章后，便对这位文笔犀利、敢于直言的作者产生了兴趣。

初次见面，他便给我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他身材魁梧，方正的脸庞上，一双炯炯有神的大眼睛透出睿智与坚毅的光芒。他举止稳重、谈吐文雅，一看便是一位英俊帅气的陕北汉子。后来，由于工作关系和爱好相投，我们便成了无话不谈的好友。尤其是我俩都是农民的儿子，都有着食不果腹的童年，大山牧羊扶犁的少年和虽为公家人但却捉襟见肘的青壮年。更为相似的是，我们都是上过省内外知名水利学校，毕业后又都分配到所在县的水利部门，后经奋斗打拼跻身圣地首府，辗转又落脚于林业部门的经历。他工作出色，是位拼命三郎式的实干家，而且在工作之余写了大量的通讯报道、散文、小说、杂论，还写了几部颇有影响的小品电视剧，后来又出版了几部散文集。可以说是一位多方面、多文种的非专业性作家，是阅尽凡尘辛酸事、揭示人间真善美、矢志不移守初心、妙笔生花活沧桑的文人。

古人云，开卷有益。读彦春的散文集，使人有一种犹如春风扑面而来的感受，传递的是一种正能量，可使失意落魄的人获得力量，重新振作起来迈向成功的彼岸；使迷失方向、不知所措的人如梦方醒，找回自我继续前行；使一些叹世不公、怨天尤人的人少了许多牢骚，多了许多宽容；使一些急功近利、心浮气躁的人

多了许多务实和勤奋。读他的散文，好像在品尝一壶陈年佳酿，越来越有味、越品越醇香。读他的散文，如同和作者面对面，敞开心扉进行交流一样，仿佛他多遇故知、亲切又温暖。尤其他对中华传统美德的坚守和传扬，对弱者的同情及对丑恶腐败的憎恨与鞭笞，令人拍案叫绝，肃然起敬。

他是一个重情重义、知恩图报的柔情男儿。他幼时体弱多病，是养父母将他收养，并在那个极度贫困的年代花1000余元为他治好了病，并悉心呵护他长大成人。这份爱使他终生难忘，视养父母为亲生父母一般。在《悬壶之恩》一文中，他对母亲的深切怀念与颂扬感人至深。其母一生慈悲为怀、乐施行善，虽不肖但却先后收养救助过四女两男六个孩子，终使他们脱离困境，有了好的依靠和归宿。母亲这种只图付出、不求回报的高贵品质，以及父亲那大山一样的父爱，对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这种无私的大爱精神伴随了他的整个人生。

他是一个爱憎分明、铮铮铁骨的陕北汉子。他笔下，记述和颂扬的大都是底层平凡而伟大的普通人。如在《实干家贺生力同志》和《荒山孤魂》两文中，前者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担任某县重大水利工程项目总指挥，虽政绩突出，但因坚持原则、敢于犯上而未能得到提拔重用，最终抑郁而亡，引发了作者的感叹和追思；后者是一个长征后来陕北的老红军，因伤残落到偏僻的乡下农村。他身残志不残，始终保留了一个老党员、老红军的革命本色。他一心为公、无私无畏，但晚年无儿无女的他，却没有得到组织和村人应有的照顾，竟自我入棺服毒而亡，令作者无限惋惜和同情。在《红榜》《双面孔》《骗子与贪官》等文中，直击官僚贪腐者的要害，并把此等人与社会上的一些人推崇信奉的《厚黑学》进行了解析与联系，真是入木三分、发人深思。在《闯关》《乔迁记》《倔强无悔》等文中，活脱脱地反映了一个不向命运低头、不向权贵折腰的陕北汉子的高大形象。因而国内一位网友评价他：“文如其人，您应该是位正人君子，令人肃然起敬！”高鸿先生则评价他：“品格自超梅以上，真情只在山水间。”足见他的人品、文品令人钦佩。

以上，只是他在文学方面的一些成就，而最让人赞誉的，则是在文化方面的非凡才能和贡献。当下，在大多数人追求金钱物质、崇拜利禄权贵的时候，彦春却破天荒地创办了延安第一个非官方的文化杂志《延安社区文化》。此刊物集时政要闻、艺术花苑、文学天地为一体。尤其是文学天地栏目，为许多怀揣文学梦想但又无法迈入官方高门槛文学刊物的人提供一个舞台。于是，不仅本市各县(市、区)，省内乃至甘肃、青海、湖北、江苏等地的文学爱好者也纷纷慕名投稿。而绝大多数稿件经他认真修改编辑后均能被刊登出来，这极大地鼓舞了文学爱好者的创作激情。几年下来，《延安社区文化》杂志影响越来越大，热爱文学的人也越来越多，尤其是经过数年的锻炼提高，昔日的很多文学爱好者已经成功步入了作家行列。出书、出文集、写小说者层出不穷。其中，我就曾向他推荐过家乡的两位文学爱好者蔡孟先、段瑞奇，他俩后来各出了几本散文集和一两部小说，已成为家乡有一定名气的真正作家。从这种意义上讲，他对催生、推动延安和省内文学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延安社区文化》从2008年创刊到现在，共出刊158期，累计发行了35万余册，培养草根作家近千人，其成绩斐然，令人惊叹。然而有谁知道，在创刊的这十三年中，他不仅没有一分钱的收益，而且还支付了几十万元的出版刊印费。这些巨大的费用，都是通过他的人脉筹到的。有人说他傻，有人说凭他的影响和能力，到哪里也能挣他个几十万或上百万，他只是淡淡地一笑。如今，他虽已退居二线，可他仍像苦行僧一般坚守着他的这方净土乐园，仍不知疲倦地四处化缘，维持着这尊文化香炉的兴旺。他对文化、文学事业的这种执着、献身精神，深深打动着我们，我们应当为他而歌、为他而赞。

对于彦春，我想写的东西很多，但因篇幅和本人水平有限，只能就此搁笔。余兴未尽，有感而发，故以诗作结：

傲视群雄仰天笑，
男儿壮志凌云霄。
沧海横流显本色，
情系高原敢弄潮。

南沟之夜

郭愿宏



白天多次去过南沟，看格桑花，摘樱桃，观秋实，赏冬雪，不同的季节，自有别样的情趣，不禁为家乡安塞有如此幽境而暗自欣慰。入秋，气温高热不退，几番骤雨，仍未消解。

看到几个朋友发来南沟的夜景照片，光影迷幻，一派世外桃源景象，让人心向往之。从延安驱车，二十分钟便到。去时，正当夕阳西下，太阳渐渐敛去赤烈的锋芒，露出圆融本真的可爱，像幼儿画笔下的太阳。我想到张二棍《太阳落山了》中的诗句：“无山可落时，就落水，落地平线。落棚户区，落垃圾堆。我还见过，它静静落在火葬场的烟囱后面。落日真谦逊啊，它对不对你我的入间，挑三拣四。”不知别人怎样解读，我从这些诗句中读出了宁静、悲悯、豁达、智慧、幸福。

落日的余晖为山野连片的各色野花镀上了一层金边，给平凡的事物赋予了神圣的光辉。山川大地骤然寂静、辽阔、遥远，一只大鸟是黄昏的精灵，从天空迅急掠过，在我心

里投下无法抹去的弦影。大地隐匿了白日的喧嚣、浮华、燥热，让众生回归到孩提状态，让忙碌了一天的孩子投入母亲温柔的怀抱，躺进夜的纱帐里，做一个无法言说的香甜之梦。

不知什么时候，灯光已经亮起。这不是城市里辉煌的灯光，不是舞台上绚丽梦幻的灯光，也

不是乡村星星点点的灯光，而是童话世界里的灯光、人间仙境里缥缈的灯光、与山形地理宇宙人心相融相和相亲相生的灯光。置身其中，成人也像孩子，孩子更像孩子。

玩是天性中固有的潜质，需要不断开发、激活、恢复。久在钢筋水泥丛林中生活的人们，已逐渐将

自然的玩性压抑、遮蔽、麻木，使人沦为各种各样的被动接受的“器”，甚至成为“变形金刚”，恰与孔圣人教导的“君子不器”相违。在人世，需要这灯光，这快乐，这情趣，来治愈、休憩、升华。难怪古希腊哲学家普罗塔哥拉说，“人的大脑不是一个要被填满的容器，而是一个把需要点燃的火炬。”人生所需何其简单，不过是一日三餐、安宁生活、稳定工作、身心快乐，人之欲望又何其繁多，吃了五谷想六味，这山望见那山高，总在围城中打转，自困其中浑然不觉。其实，活在当下，活在内心，活出精神就好。就像这些灯光，单个看来虽然微小，却各有各的位置、形状、亮度、色彩、韵味，组合在一起才叫美。如果都是清一色，或者拥挤在一起，相互争抢最佳位置，都想突出自己的重要性，那就混乱不堪，毫无美感可言了。

儿子越玩越精神，女儿累得在车上就熟睡了，我却没有一点闲倦之意。感谢这心灵之夜、心灵之旅、心灵之光。

走进《雁塔圣教序》

王泽国

清晨，淅淅沥沥下着小雨，微风拂面。叽叽喳喳的鸟叫声呼唤着沉睡中的黄土大地。我走出家门，一边嗅着泥土的清香，一边往单位走去。

今天是周末，原本不用上班。可我想享受一方清静，在书法的世界中遨游一番。

来到办公室，先泡上一杯浓茶。翻开唐代褚遂良的《雁塔圣教序》。这一刻，自己仿佛穿越了时光隧道，

徜徉于褚遂良的碑帖殿堂，与大师讨教运笔的真谛，聆听大唐优美的鼓乐声，感受书法的大气磅礴和荡气回肠。

一步一步向前走，一笔一画往前看。穿过茂密的森林，走在S形的小道上，时而欣赏姹紫嫣红的花卉，时而踏过顽强的小草，时而踩过松软的泥土，时而仰望参天大树，时而望着蓝天，看着白云如蛟龙出海，龙

飞凤舞……在大山深处的一个石桌旁，两位饱经沧桑的老者在专注地对弈。他们时而深沉思索，时而开怀大笑，拍手果断落子。

野马在草原上自由自在地驰骋，骆驼终会在干涸的沙漠里找到水源。笔锋随着动感的节奏在宣纸上翩翩起舞，柔软的笔触与粗糙的毛边纸碰撞出的激情点燃了笔者内心的呐喊。文字的笔法粗放、婉约、

细腻，清新中透出灵动，灵动中藏着睿智，睿智中凸显韵味，特色中蕴含着生命和生活的韵味。无声的线条，不拘一格，又如出一辙，让人顶礼膜拜，如醉如痴，感叹不已。

天黑了，窗外的星星正在精心梳理着疲倦的灵魄，晚风吹来回家的呼唤。我品一口浓茶后的余香，望着宝塔璀璨的灯光，踏上了回家的路。



时光

我心中的刘巧珍

高红艳

我喜欢刘巧珍，不是一般喜欢。

刘巧珍是路遥塑造的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经典的陕北农村女性形象。她美丽的脸庞上扑闪着一双水灵灵的大眼睛，高挑的身材像白杨树一般可爱。更可贵的是，如德顺爷爷所说，巧珍具有金子一样的心灵。她善良朴实、多情温柔、勤劳勇敢、热爱土地，集中体现了陕北女性的诸多优秀品质，如陕北乡野里盛开的山丹丹那么光彩照人。

沈从文被誉为描写少女的圣手，在湘西的地理环境和人文环境下，塑造了翠翠、三三、萧萧等一系列处于社会底层的纯朴善良的少女形象。她们像山间奔流的小溪，任情而动，洋溢着生命的热情、自然、美好。而我认为可与之媲美和抗衡的，就是刘巧珍。她与这些人物一样美丽善良，朴实勤劳，思想同样未被现代文明污染。

这两年，我认识了一位文学朋友李先生，他更是痴迷《人生》。每次我俩讨论起《人生》，总有说不完的话题。朋友的父亲是个文学爱好者，在外工作，只有星期天回农村与母亲团聚。在温暖的煤油灯下，父亲在为不识字的母亲读着《人生》，母亲一边听着，一边在灯下做着针线活。当被某个情节感动时，也会落泪。

李先生读高三时，同学们都在为高考冲刺，他却入迷地在“创

作”着《人生》续集。他给《人生》中的几个人物都安排了光明前景，而现实中的他却在高考中名落孙山。后来，他参了军，复员之后有了工作，依然喜欢《人生》。在他写的文章中，十之七八都涉及路遥或刘巧珍。当他打听到在路遥写《人生》的甘泉县境内有刘巧珍的原型人物时，费尽心力地去寻找拜访，终于在某个村子里找到。还用手机拍了照片，在我们几个文友面前“炫耀”。这一幕，使我不得心生感慨：世上真有痴人啊！深耽于此，非要痴痴地找一个具体的人吗？可能找到的这个也是只具其形，未备其质吧！刘巧珍只是路遥塑造的一个典型形象，是他自己在生活中所遇到的若干个女性的总和。我们把她当成心中缥缈的、神往的一个美丽形象不是更好吗？所有的具象化，也都会破除神秘、破坏美感的。

